

著
Wayson Choy
崔维新

玉牡丹
The Jade Peony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玉牡丹

The Jade Peony

[加]崔维新(Wayson Choy)著

黄跃华 张少鹏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牡丹 / (加)崔维新著;黄跃华,张少鹏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9

(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Jade Peony

ISBN 978-7-310-04269-2

I. ①玉… II. ①崔…②黄…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15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85×13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定价:34.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献给我的姑姑弗丽达和玛丽

并以此纪念托伊和崔莉莉

海外华裔文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大地》、《红高粱》、《白鹿原》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然而，在众多的海外华裔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作品却长期被国内读者所忽视，那就是《献给姑姑弗丽达和玛丽》。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佳作。它通过作者对姑姑弗丽达和玛丽生活的回忆，展现了海外华裔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部作品的出版，不仅是对作者创作才华的肯定，更是对海外华裔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这部作品从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这一时期是华裔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许多优秀的作品在这一时期问世。然而，这部作品却在这一时期被国内读者所忽视。直到近年来，随着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部作品才逐渐被国内读者所认识和接受。这部作品的出版，不仅是对作者创作才华的肯定，更是对海外华裔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反映了国内读者对海外华裔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序

逸 霞

海外华裔文学近年来备受关注，一是源于其中颇多佳作、精品，昭示着华裔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和迷人的创作才华，二则得益于海内外文化交流日渐深刻，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很多读者对华裔文学的浓厚兴趣，使得相关作品被频频译介，产生了一定反响。至今美国华裔的不少代表性作品已为国内读者所了解，而与之毗邻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仍罩有一层神秘面纱，国内鲜有翻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此，我们策划了这一套“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希望能将那面纱后缤纷的面影呈现一二。

这套丛书甄选的作品主要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二十年，这一时期是华裔加拿大作家全面崛起的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日渐丰厚，整体艺术水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佳作屡获加拿大重要文学奖

项,有的成为高校课程选读的文学范本。追溯华裔的英语文学创作,已有近二百年历史,但在北美的土地上,华裔长久以来是相对沉默的族群,他们的书写亦如“自说自话”而鲜少被人关注。但是随着李群英(Sky Lee)、郑靄玲(Denise Chong)、余兆昌(Paul Yee)、崔维新(Wayson Choy)、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等作家的作品面世,华裔的书写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加拿大普通读者的目光,华裔文学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中色彩鲜明的一道风景。现在,当这些作品跨越大洋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悲喜交融的唐人街、波澜起伏的家族传奇、淘金人的魂魄、东西文化的碰撞……独特的景致每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位华裔加拿大作家都在诉说着各自不同却又息息相通的东方情愫。这些华裔文学作品不仅呈现精彩的异域故事,更是异质文化冲突、交融的生动范本。通过阅读,我们或将获得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使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中某些熟知的或陌生的东西,生发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与思考,而这正是一种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

本丛书的引进,得到华裔加拿大诗人朱靄信(Jim Wong Chu)先生和作家李彦女士的鼎力相助,编者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作者的话

以下四部著作含有重要内容，它们为我对早期温哥华唐人街的记忆提供了背景帮助，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它们是：易保罗的《盐水城》；阿达奇肯的《假想敌》；达芙妮马拉特和卡罗尔伊特的《打开温哥华东区的大门》中收集的口述历史；还有凯·J. 安德森的《温哥华的唐人街》。

本书是虚构作品。因此，其中涉及的任何真实历史事件和地点，以及提及的任何人，无论是虚构的，在世的还是已故的，都是出自构思需要，且纯系巧合。我个人亦为任何中文短语和复杂的亲属词汇的英译法及中文字拼写采用的不同规则负责。

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纪事》、《多伦多星报》和《马拉哈特评论》，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略微不同的版本最先刊登在这些刊物上。

第一部分

梁

唯一的女孩儿

1933 年我五岁时，老伯头一回来我家串门。那时，我还只有两个烦人的兄长。谦和忠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思奇那时还没出生呢，虽说他已然在娘胎里了。祖母（中国南方人也叫婆婆）那时总往潘德街上的唐人同乡会的宗祠里跑，祈求神灵赐个男孩儿。

几十年之后，街坊林太太说我当时坚持要个女孩儿，凑个男女平衡，可后妈对我说这事要由上天来定。

后妈刚来加拿大时还很年轻，也就 20 来岁，比我爸小一旬。她没念过书，讲一口和她一样寒酸的乡下话。那年头女孩子得自己到外面去闯生活，因此有人家看上她，还算蛮幸运的。虽说我的圆脸蛋随父亲，可我的眼睛、小嘴儿和高高的前额却随她，但我的颧骨没她那么高。

这个五官细致、仪态优雅的瘦弱女人曾生活在战乱频仍的中国，七岁那年一群流寇将她一家老小杀得没剩几个。后来人们在两垛衣服后找到了她，并把她送到了慈济堂，再后来一个乡绅领养了她。最后她被卖给了在广东经商的父亲家里。他们养了她好多年，教她做家务，然后把她送上了驶往加拿大的轮船上。送她过来一是为服侍婆婆，二是给爸爸做小。但没过多久这少妇就由爸爸的小妾变成了夫人，由伺候婆婆的下人变成了婆婆的干女儿。又过了几年，取名梁琮的我就来到了世上。现在在我家租住的房子里，她又显怀了。

在温哥华，活到婆婆这把年纪的老妇人并不多，她很得意这种身份，并当起家里主事的人。婆婆主张在加拿大要简化家人之间的称谓，于是乎我妈的称呼就变成了“后妈”。那两个男孩子此前一直都是这么叫她的，因为谦是我爸头房夫人的长子，而老二忠是个养子。这俩儿子叫她啥，她就得个啥。婆婆觉着“后妈”这叫法简单明了，且尊卑有序。我爸对此并无异议，我妈这个苗条俏丽的女人表面上也不介意，不过她一准偷着斜了老太一眼，并决意先忍忍再说。在旧时的中国，婆媳之间大抵如此。

“命中有时自当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过去唐人

街上的老人们常用这话相互开导。“在金山^①这地方，知足便是福。”

此外，这里还有些关于假移民的传闻，这些可是不能说出的秘密。

后妈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帮着我给邈邈小安安^②穿衣服。我摸着妈那隆起的肚子，想着要独占这个即将出生的娃娃。那两个男孩子正在舞动着手中的玩具宝剑，逐一挥向摆在餐桌上的三颗用薄纸板剪成的垂下的头颅。咔！这游戏的玩法是把扁扁的头颅劈至半空中，使其落在地板上一张展开的中国地图上。咔！又是一记劈杀。这款游戏由香港制作，名为《自由中国公敌》。

一个敌人的头颅腾然而起，噗的一声落在了铺着亚麻油毡的地板上，偏离目标（地图）三英尺。忠骂起街来，这时正在另一个房间写毛笔字的爸爸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在厨房做的一切他都能看到。婆婆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正在欣赏谦和忠的新游戏。厨房的操作台上堆放着一袋袋做晚餐用的食材。

① 旧时海外华人将中国称为唐山，而将北美称作金山——译者注

② 邈邈小安安是美国作家强尼·格鲁埃尔 1915 年为儿童创作的邈邈小安安插图故事集中的一个玩偶形象。书中的小安安留着一头蓬乱的红发，长着一只滑稽的三角鼻子，模样显得邈邈可爱——译者注

想起婆婆说过从前在中国，在那个家境殷实、却心黑手狠的秦家干活时，她自己在那湿湿漉漉、热气蒸腾的厨房里曾有个女孩儿作帮佣的故事，我便坚持说，“我要个女孩儿作使唤丫头，”秦家是在日本人占领了满洲之后从那里逃出来的难民。由于那时的婆婆不太明事理，她对那个比她小的女孩，也就是那个帮厨可凶了，就像主子对她那样；这些把婆婆视为“己有”的秦家富婆们习惯了对她们的十四个佣人挥鞭舞棍，就像抽打牲口一样随意。

“记得从前遭过的罪太多了，”婆婆说。每每讲到一半时她会突然中止对那些往事的追忆，做出一副自怜自艾的表情，然后抱怨她的脉管痛得直抽搐，事事都令她失意，“啊呀，好煎心！好心痛啊！”虽说比婆婆小好多岁，可林太太听了这些还是会赞同地摇摇头，她俩会同病相怜地互道万福。此前婆婆带我和哥哥们去广东会馆看国剧时我曾见过这副架势。

咔！又有一颗头颅滚落到地上。谦挥舞起玩具剑的样子就像国剧里古代武士中的王者。忠喜欢先用刺刀那样刺他的剑，然后再“咔嚓”一剑劈出去！

“没准儿王伯伯一就是老王头——一会儿会来陪你玩儿，梁梁，”婆婆一边说着，一边愉快地踩着一个自由中国之敌的脑袋去橱柜的抽屉里拿些筷子。她为颇有武士气概的俩孙儿感到骄傲。“多杀点啊，”她命

令道。

婆婆对我和忠讲她的四邑方言，但是对长孙谦就不总是讲这种话。她跟他讲粤语和一点点国语，彼时他正在圣约教堂的地下室里学国语。每每后妈在场时，婆婆就会以更急促的口气讲另一种类似的乡下方言，就像许多成年人认为你可能是个傻乎乎的乡巴佬，可能毫无利用价值或者年幼无知，抑或不是他们本地人的时候，就会对你讲这种话。老当家的会讲多种方言，这是她在中国 34 年的生存中学会的，每种方言都暗示不同的地位和权力，有的则暗示讲话的人既无地位又无权势。像唐人街里的许多老华侨一样，婆婆既可以用一种方言头头是道地把人夸奖一番，又可以用另一种方言没鼻子没脸地把人骂上一通。

“你那张老嘴说好话时像抹了蜜，说坏话时像吐狗屎，”有一次林太太被婆婆那拐着弯儿骂人的舌头斗败时这样评价道。老人家听了这话放声大笑，然后朝着厨房的水池里啐了一口唾沫。

咔！

又一个脑袋落地了。

后妈搓了搓脑门，仿佛这动静儿要把她逼疯了。

“王伯今晚要来吃饭，”婆婆说，示意后妈该动手准备晚饭了。厨房里的灯光照见了她的脑袋后面有个东西光闪闪的；婆婆特为今晚王伯的来访戴上了她

的玉簪。他是奶奶旧时在中国结识的朋友；两人现在都七十多了。

王伯是一群中国人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内陆一个叫耶鲁的小镇上送过来的。他年事已高，再也不能独自生活了。我们唐人同乡会有个人将我爸爸的名字给了他们，说到了温哥华可以试着联系他，因为老王也许认识婆婆，她以前曾经和他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唐人街上大部分人是从广东南部那些人口稠密的村子里来的，那是个屡遭饥荒和干旱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劳工合同代理来招修建铁路的工人时，所有能干活和有点本事的男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农田和村寨，签下了到落基山脉去从事危险工作的契约。还有传闻说从那些山崖上奔流而下的河水里有金子，能使一个人和他全家一夜暴富的金子。

“去金山吧，”他们彼此相告道，许诺把赚到的钱寄回家，若不能衣锦而归，宁愿死在外面。有数千人是在1923年前的那几十年来的，而在7月1日加拿大自治领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一切普通未婚男子往来于中加之间，禁止一切女人来到加拿大，于是乎撕裂了很多家庭。穷困的单身汉都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金山，每个月只能省下几块钱寄回中国，而且从来没有足够的钱作回家的路费。很多人疯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唐人街的中国人把庆祝加拿大的国庆节7月

1 日叫做蒙羞日。

有些人,比如说老王头,即使是他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度过的那段艰难时日里,也仍然希望能用中六合彩或赌博赢来的钱来凑足回国的路费。可是现在和日本人的战事在不断升级,国共两党的内斗也日益加剧,再加上严重的饥荒。听到这些之后,婆婆紧紧按着靠近她心脏下面的左肋说,除非她死后把尸骨运回去,否则她绝不回国。

在大萧条的那些年爸爸总是在一些报纸的新闻栏目中发表社论说,温哥华的中国人特别应该向国内的同胞施以援手。“因为,”他写道,“别人是不肯帮忙的。”

城里有个叫福溪洼地的棚户区,在几间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住着三十二个从清末时的中国移民来的单身汉,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栖身之所;还有几十号人在潘德大街那些挤得满满的房间里由于无人过问而奄奄一息。大萧条时期这些人找不到工作。那些铁路公司丢下他们不管了,许多包工头也抛下他们径自回国了,此后成了富有而又健忘的人。温哥华当地法律明令禁止沿街行乞,联邦法律严禁偷窃食物,但是各级法院皆未推出一项禁止因食物匮乏而将人饿死的法律。服务于唐人街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几座教堂就快没有资金了。施粥的地方已无法再有序地管理那

些排着长龙，为了进食点营养而相互争斗的人们了。中国人被推搡到一边，受到恐吓，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清晨时分，圣保罗修道院的修女们会定期出来帮助清洗并运走饿殍。在唐人街拥挤不堪的建筑里，天亮之前，活人会挨着死人睡在折叠床或者地板上。

我们能帮王伯摆脱困境吗？或许隔三岔五请他吃顿饭，让他到家里来几趟……？唐人同乡会里管事的人这样问我们。原来早在三十多年前婆婆在国内时就真的认识王伯。

“老人们都彼此认识，”刘三叔一边拨拉着算盘盘点着库房里的存货，一边说道。“哪有不认识的道理呢？他们都是从同一片地区出来的同一伙人，”他大笑道。“我们中国人都是一个豆荚里的豆子嘛！”

今晚王伯就要来吃晚饭了。我隔着后妈隆起的腹部看了看厨房里堆满了锅盆的水池旁的案板。爸爸出手阔绰地买了好多食品：他拎回家的袋子里装着只刚刚宰杀的肉鸡，那褪了毛的长颈鸡头耷拉在袋子外边。婆婆还打开了一尾包着的鲜鱼，它的眼睛还在闪闪发亮。鱼烹好之后，谦和忠一准儿会争着去吸食已经钙化了的硬得像弹子的鱼眼珠。我想吃鸡爪。我不知道王伯想吃哪个部位。

爸爸对于我们家与王伯的初次见面感到很忐忑。